



伊河畔的“羊倌森”

□庄学

站在城里的水泥地上,脚就把不住地。森如是对我说。

多年前,我下乡插队的时候,曾跟在森的屁股后面,给生产队的牲口割草。跟着他,总是能够找到水草丰茂的地方。夹河滩的沟沟岔岔,森闭上眼都能信步而行。在我的眼里,就是能人,割的草总是比我多出好几倍。那时的森,少年的肌肤绷得实实在在,在日头的常年爱抚下,脊梁黝黑发亮,仿佛往外浸着一层油。

别人割草,总是披一件旧衣在身上,背草的时候不磨身子。而森则不,那件蓝色发白的上衣搭在箩头襟上,赤着脊梁背草。我问其缘由,森也实在,说,衣服磨烂了,还得补,磨糟了就不能用了;皮肉磨烂了,还可以长好。也是,那年月富裕的家庭不多,森的家庭更是在平均线以下,那件半旧的衣服是森的体面呢。天长日久,森的后背磨砺成

“铁背”。这样的铁背,背过一二百斤的粮袋子,也背过成筐的煤块子……背过了数十个春秋。

如今,森的儿子、儿媳进了洛阳城,老伴为了陪儿子,也到了城里。森在城里待不住,独自一人留在村子里。夹河滩的耕地少,那点地不够森脚踢手抓拉的,他就想着再干点啥。森不很了解乡村振兴什么的,但想着多挣点钱,把自己的日子过到平均线以上,过得体面点,总是没错。不能再过以前的那种日子了。森就想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致富项目。

森已年过花甲,劳动强度不宜太大,就在他人的启发下养起了羊。养羊,在夹河滩不多。村子靠近伊河畔,堤外滩涂也有放羊的场地,在夹河滩也是得天独厚了。

我问,哪种羊?森说,绵羊,肉多。山羊肉少好跑,费劲,我这年龄吧,跟不上。另外,现在人的生活好了,羊肉比羊毛、羊皮

值钱。

村边有一处空闲的旧院落,稍微一拾掇,森就做了圈羊的地方,晚上大门一锁,就可以放心地回家睡觉。难道不怕贼偷?不怕!现在乡村社会治安好多了,还有“天眼”。你没看到,有的人家大门上就安装有“天眼”。再说了,现在都是勤劳致富,小偷小摸的,发不了家,还落个不好的名声,方圆左近的,将来说媳妇都难。

就这样,森买了几十只羊,做起了羊倌。时间久了,村里人都叫他“羊倌森”。倒也简单明了。

白天,森去放羊。走近圈羊的地方,森老远就听到羊们的召唤,一打开圈门,羊们都冲着他亲昵,抵抵腿,蹭蹭身子。他也抓抓拉拉羊们的头,柔柔的,暖暖的。羊们在伊河滩吃草,时聚时散。森寻一惬意处,躺下,望向蓝天,一簇簇白云在列阵,在缓缓移

动。森的身边,也是一簇簇的“白云”,在缓缓地移动着吃草,高一声低一声“咩咩咩”地叫,美好的梦想就油然而生。其实不再是梦了,除第一年收益少点外,以后的几年总是有一半的羊只出栏,也总是有数十只羊羔卖出。森告诉我,不愁卖。对面伊河南岸的火神凹有一处牛羊交易市场,牛羊的需求量通是大着哩,可抢手。致富奔小康,全靠这群羊了。

就靠着这群羊,儿子在洛阳城里买房,森拿了大头。森还不时地把新鲜的玉米糝和自己种的蔬菜,送进城里,自觉这个“后勤部长”也算是称职了。闲暇时,森也去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打打牌,或者与人喷喷,抑或在健身器材上扭扭身子甩甩腿。

那天,与森拉呱了很久。森穿着夹克,戴着棒球帽,不时地与过往村里人打着招呼,很是自得和满足。

尘世写真

快餐店打盹儿的生意人

□张劲辉

那天下午下着雨,我出差在外。办完事正在赶回宾馆的路上,头上被冷雨浇着,脚下踩着积水,路边一家连锁快餐店的招牌泛出温暖的灯光,我毫不犹豫地躲了进去。一股热乎乎的乳香扑面而来,还未到饭点,食客稀稀落落散布在几个角落,门外是浸透了淅沥秋雨的阴沉天幕,这里显得格外干爽、安静和安宁,一种熟悉且欠了的情绪涌上心头。我不打算急着回宾馆了,买了饮料、薯条,选了靠窗的座位坐下来歇一会儿。

就在这时,我看见斜对面的长沙发上斜倚着一个人,一个中年汉子,他已经睡着了,双手放在胸前,抱着一个黑色的皮包。我想他也是着急匆匆赶路的时候,突然有一个借口可以在这里小睡一会儿吧?别样的惬意。

雨没有停的意思,大玻璃窗外,车水马龙,红灯绿酒都显得迷离了。

耳边传来一声深长的哈欠,不用看就知道那汉子醒过来了。他坐起来,看见我,抱歉地笑笑,仿佛是自语又仿佛是对我解释,怎么就睡着了?河南口音。我向他笑笑,表示都是出门人,能理解。他立即笑逐颜开了,向我举了举手中的饮料杯,一个友好的示意,我也照此回敬,礼尚往来。

他就大大方方地坐到我对面来了,问我是来进货的吗?在这座南方最繁华最热闹的城市里,十个人里大概有八个是生意人。我露出公差。他可能也听出了我的河南口音,问我是哪儿的,我说洛阳。他一下子兴奋起来,说原来是老乡啊!他是商丘人,来进货的,经常来,今天下午刚把货发走,自己坐晚上的火车返回。

他说他每次都是坐晚上那趟火车回去,这段时间他一般会来这家离火车站最近的

快餐店吃汉堡,他买的是普通列车,等待他的是二十几个小时“哐哐咚咚”的旅程,不过他习惯了。这里的服务员态度好,从不赶他走,尽管他不喜欢汉堡,他还是乐意来这里填饱肚子,在暖洋洋的乳香里打个盹儿。

我开玩笑说就刚才那样,跟在自家似的?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说做生意跟打仗差不多,太累,顾不了体面不体面的,本来可以在宾馆睡,但宾馆过了中午12点就得加算半天房钱,不划算,做生意嘛,总得算成本的。我点点头,表示理解。

我得回宾馆了,站起身向他道别。他满眼留恋,嘴里却说“您走好啊”。

出了快餐店,踩着一个个小水洼,走在繁华的大街上。我想,那汉子的眼睛一定把我的背影送到视线不能及的地方,这个孤独的想找人聊天的生意人。

从他并不考究的衣着来看,他肯定住在条件一般的旅馆。他做着多大的生意呢?不知道。我想,能穿过半个中国来进货的,肯定不是卖针头线脑。为了省几个房钱,就到餐馆里来打盹儿,也肯定不是钱财多多富得冒油的大商人。他扳着手指头算细账,省下每一个能省下来的钱,不惜苦着自己,把成本降到最低,幸好这里有家快餐店,还有长沙发,还有不撵他出门的服务员。

我经常在这里那里的报纸杂志上读到某某商界大佬的业绩,感受到他们耀眼的光芒,但我相信生活中中原汉子这样的中小商人更多些,更可触可摸,他们一滴汗水一分钱,一份力气一成利润,不容易,但也坦然,比如能在快餐店里睡个香甜的觉,能和一个陌生人快乐地聊会几天,能毫不顾忌地说自己如何从衣食住行里抠出钱来以降低成本。

这趟买卖他能赚多少?我想像他的货出手了,朗声唤过儿子或是闺女,还有笑眯眯的老婆,走哇,逛大街,相中啥买啥!这样的人是何等世俗、生动、饱满。

无言的家风

□杨庆贺

父亲在村南大堤上买来一车石头,卸到已打过的宅基上。垒墙的老师傅们啧啧称赞:“大青石一块是一块,外形方正,大小匀称。”“价格还公道。”“这石头不好遇啊……”

房子盖起来,大青条石还余了几块。父亲就把它们集合到一起,靠近胡同摆了两溜。那里成了人场儿。村里人闲了累了,或立、或蹲、或坐,都喜欢在它身上找话题。

有一天,我突然发现院子门口空旷了许多。事情的原委在母亲的唠叨中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面:“那些石头原本打算留着盖配房用的,让别人使了,自己用时不得抓瞎?还净让人拣好的挑!”

父亲许出去的事,母亲唠叨两天也就过去了。只是父亲还是按前些年石头价格留的钱。我不知道当时母亲心里是否对父亲腾起了一丈三尺高的埋怨,但最终只用一句“死脑筋”来表达不满。

父亲说,咱不能占别人便宜,乡里乡亲的,宁可自己吃点亏,也不希望别人说这说那。

以前父母尝试着做过小生意,卖菜、换粮食、卖瓜子花生。做生意需要头脑精明,因为不会精打细算,所以他们干啥啥不中。

后来父亲学了家电维修技术,虽不至于赔钱,但总是随叫随到,经常顾不上吃饭,有时甚至能忙到大年三十。

父母对粮食非常在意。小时候,父母给我们姊妹俩定了条规矩——谁剩的窝窝谁吃,所以我和姐姐打小养成了不剩饭的习惯。这既是对父母辛勤劳作的一种尊重,也是父母严格管教的结果。虽然现在条件好了,我仍会给自己讲自己小时候饭桌上的故事,教育孩子节约要从细节做起。

即使家里穷,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很紧。小时候,我们的课外书少,父亲就抄古诗教我们背。父亲曾教育我们: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”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……”父亲凭个人兴趣和钻研,练得一手好毛笔字。父亲常说,读书,可以增长知识,积累财富;书法,可以修身养性,陶冶情操。古人讲多才多艺,无外乎“琴棋书画”。能学好其中几样就很了不起了,艺多不压身。

诚信立人,勤俭修身,和睦持家,书香之门。家风无言,修持应该永远在路上。



夏都水岸
XIADU RIVER BANK

越过山河 一墅凭澜

城芯墅院震撼而来 / 有天·有地·有台·有院

建业物业 | 192m²~209m²花院叠拼·约140m²花园洋房



建业物业
JIANYE PROPERTY

营销中心: 洛阳市偃师区中州大道与府佑路交会处向南300米
开发商: 洛阳九鼎商都房地产有限公司(国有控股) | 预售证: 洛房商预偃师字第1647号、1648号 | 标注面积均为建筑面积

0379 6777 9999